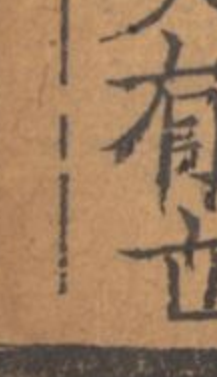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サニール

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  
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  
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  
之轉爲穿鑿於是才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  
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  
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  
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於董  
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  
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夫不取懦夫有立



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  
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  
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衿之謂曰我當為  
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  
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氤氳相感霧  
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子公喜罕  
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  
志婉孌於墳箎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

刻鐘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求夕駱驛從橫煙霏雨  
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叙粵謨訓  
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婉人靈於豺虎蒙有猜  
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  
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連璧贊臚臚之弘致雲飛雷  
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  
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以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

道德懽其渝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  
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  
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汎  
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  
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嗽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  
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  
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皆願麾頂至踵隳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  
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睨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馳香鱗萃分  
鴈鷺之稻梁霑玉罕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  
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  
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  
加以顛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  
辯叙愠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

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其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  
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正其餘論附駟驥  
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  
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啣沫鳥  
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  
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  
伍負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  
也鮑駑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縶衡所以揣  
其輕重縶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縶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  
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  
毛若衡重錙銖縶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羨  
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  
惠之室苞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屨寡忒  
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嚮故恒譚譬之  
於鬪鬪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  
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

秦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  
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  
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  
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饜饕貞介所羞三釁  
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  
擾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  
髦傑早縮銀黃夙昭人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  
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

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  
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轡坐客恒滿  
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  
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  
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思惠莊之清塵庶  
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空漬  
酒之彥墳草未宿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  
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郇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嶮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漑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書外兵郎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伯祖元景宋贈太尉父世隆齊左光祿大夫侍中元景世隆俱有傳惔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中書郎悅齊名琅邪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

宅世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豫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惔非徒風韻精爽亦屬文道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荊州惔隨之鎮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武帝帝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茅土王環贈之天監二年元

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旣而瑞感  
神衷臣謹服之無斃帝因勸之酒恠時未卒爵帝曰吾  
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  
爲詩貽恠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  
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  
子何如恠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  
爲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論曰  
穆恠度量寬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懼  
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恠狎密而

爲恠妻賞敬稷每詣恠必先相問夫人恠每欲見妓恒  
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恠因得留目淡著仁  
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恠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  
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初宋時有嵇元  
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  
妙辨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  
果善每嘆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  
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



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  
在今夜豈止當今稱竒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  
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鄴  
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  
驃騎從事中郎武帝至建鄴憚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  
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  
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  
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憚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  
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

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憚  
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大液滄波起長楊高樹  
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  
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  
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  
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憚父世隆彈琴爲士流  
第一憚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  
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和之憚驚其哀韻乃製爲  
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憚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

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宴明日將朝見惲投壺  
聲不絕停轡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  
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  
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武帝好弈  
碁使惲品定碁譜集能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  
碁品三卷惲爲第二焉帝謂庾楷曰吾聞君子不可求  
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卜杖  
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武帝  
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包對曰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  
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加散騎常侍愚顛使酒因醉乘馬入  
殿門爲有司所劾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惲弟澄字文  
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武帝舉兵至姑熟澄與兄  
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澄與諸人同憇  
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澄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若復有  
追堪憇此客舍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  
善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浚齊名俱爲中庶

子時人號爲方正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  
復請澄帝曰柳澄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臣王祈  
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康恪爲  
政益部懷之澄弟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  
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  
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武帝于雍州西  
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  
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  
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

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  
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及武帝受命封川陵伯  
歷五兵尚書祕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  
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  
惔第三兄暉第四兄澄及忱三兩年間迭爲侍中復居  
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忱從父慶遠字文和父叔珍義  
陽內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祀  
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  
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

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  
知者耳因辟為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  
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  
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嘆  
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為侍中帶淮陵齊昌  
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斂  
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  
府建為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  
封雲杜侯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

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別駕  
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  
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詠之累遷侍  
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厲  
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  
還都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  
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  
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慶遠子  
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彊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

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  
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  
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  
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踈  
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  
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  
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  
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  
右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

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  
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仲禮率雍司精卒  
赴援諸藩推爲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  
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  
練馳之騎能屬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  
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  
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知爲仲禮  
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  
言戰神情傲恨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

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旣忿難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語遺以金鑲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往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而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

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其弟敬禮羊鴉仁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

在將軍耳郢州已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登  
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為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  
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彊  
為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  
陵討孫暲暲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竟  
陵太守副軍馬岫為安陸太守置掣於安陸而以輕兵  
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警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  
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并弟子禮没于魏魏相  
安定公字文泰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敬

禮少以勇烈聞龐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為百所苦姓故  
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  
度江敬禮率馬步二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  
臺城陷景與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將軍  
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  
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  
曰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  
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贛告  
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

日就死豈非天乎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齊侍中僧虔之子也志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淵時爲司徒引志爲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

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稱爲婦孕吏人益嘆服之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在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武帝軍至城內弑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接服之僞悶不署名武帝覽牋無志署名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今天監初爲丹楊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旣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奉錢償焉時年饑每日爲粥於郡門



以賦百姓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  
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二年爲散騎常  
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爲散騎常侍余  
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  
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  
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  
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幘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  
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  
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

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謹操素志兄慈仕齊爲  
冠軍將軍卒贈太常慈子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  
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  
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  
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  
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  
給撫訓逾於子姪天監元年爲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  
後宮火延燒祕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  
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

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秦  
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豫  
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  
炬謝有覽舉養秦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秦爲  
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秦能接人士故每願  
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  
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曰夷子廓志弟  
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  
歲能屬文年十六爲巧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淨好學

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  
纓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纓曰袁公見  
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  
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  
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  
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  
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  
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  
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草木十

詠書之壁皆真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  
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  
草筠讀至雌霓反五的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  
為霓反五次至墜石碓星及冰懸堦而帶抵筠皆擊節  
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音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  
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  
又能用彊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  
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  
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

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  
堂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  
倕到洽般筠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  
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般  
筠以方雅見禮後為中書郎奉勅製開善寺寶誌法師  
碑文辭甚麗逸又勅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  
都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  
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為司徒左長史三  
年昭明太子薨勅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臨海太

守有為在郡侵刻還資有甚孺兩船他物稱是司所奏不  
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  
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鈞家累千金性儉嗇外物麓弊  
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為賊焚乃寓居國  
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  
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鈞狀貌寢小  
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  
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  
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權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

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  
十載矣初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  
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  
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  
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  
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  
然不通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  
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

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  
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澆馬中書中庶吏部  
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  
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  
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  
穀山有終焉之志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曰

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字子玄  
忙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嘆悵王融敗後賓客  
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  
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  
年二十一志從子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  
同故改焉太尉儉之子也騫性疑簡慕樂廣之為人未  
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輶填  
咽非所欲也勅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  
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

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鐘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武帝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武帝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鐘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卽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

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勅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卧不視事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

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為本州迎  
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  
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為晉安王綱雲麾諮  
議參軍久之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  
侯除中書黃門侍郎勅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  
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丹陽  
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  
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傳昭在坐並謂知言朱  
异嘗因酒御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

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為  
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  
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  
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  
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為晉安  
王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  
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為吳郡  
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  
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

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  
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  
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  
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  
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  
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  
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徃之傷信非  
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卷二十  
卷子襄魏剋江陵入長安騫弟暕字思晦年數歲而風

神整言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  
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歷祕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  
海王僧孺除暕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  
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  
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並  
通顯承字安期初爲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  
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  
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



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竒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踈朗舉動和顏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踈踈亦曰不墜基業其在

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踈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表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賦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昉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淵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褚淵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

溫子志從父兄瞻字思饒祖柳字休季宋太保弘之兄也柳仕宋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道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遊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絜已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竟則敗臺

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起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用意而行頗嗜酒每飲輒彌月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及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瞻從子籍字文海父僧祐齊太子中舍人僧祐附其從祖弟太尉儉傳列在齊史籍始仕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摘伏自下莫能欺也俄爲百姓所訟轉錢唐令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

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天監中爲  
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摛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  
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  
擇交遊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爲作唐侯  
相小邑窮僻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  
幾而卒籍甚工草書筆勢邁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  
人士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晉中軍將軍恬之後父懋  
字昌業宋光祿大夫封南鄉侯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  
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  
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肯如湯澆雪  
耳及至瑩答肯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  
曰湯定不可澆雪懋而洞赤唯大耻愧懋後往超宗處  
設精白鮓美鮓摩肌懋問那得此味超宗詭言義興始  
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捕瑩  
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文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  
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

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  
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  
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  
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  
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為  
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任其宅差無多慙  
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  
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議軍官慧景自京口奉江夏  
士內向瑩拒慧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

得還臺城慧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武帝兵至復假節都  
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  
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  
帝深善之時有虎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  
瑩在御筵乃斂版荅曰帝舜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  
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卅楊尹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  
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  
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貧遂向東為黃銅

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  
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  
郎尚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  
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  
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  
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從兄乞原劣  
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以三月三日出  
楔實衣冠傾崎王性之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上謂王  
曰蕭王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啟之因

此禁錮瑩從父弟亮字奉叔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  
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  
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豫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  
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麤踈好犯亮諱亮不  
悅遂啓代之嶺之怏怏乃進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  
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駸尊傍大爲犬傍無駸尊  
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覆下牀跣而走嶺之  
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

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祜帝之內弟故深友祜祜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祜情好攜薄祜昵之如初及祜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降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弒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晷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

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湯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羣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

詆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諷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褻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埽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謚煬子

王進之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僕射彬之後也祖准之宏毋楊尹自有傳父輿之征虜主簿進之仕齊位給事黃

門侍郎扶風太守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夫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兄子猜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清往援龕大敗猜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頔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武帝清子猛歷陳入隋位開府儀同三司列在陳史

王份字季文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後宋中書監常侍僕射揚州刺史或之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份始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份兄奐齊雍州刺史永明末於州舉兵拒命事敗被害事具與本傳奐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常於

宴席問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在融至理爲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冊楊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賤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冊楊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錏



字公嘏幼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勅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勅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勅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辨相

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問云何可見异具啓聞勅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徧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勅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雜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其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

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曰貞子錫弟僉  
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  
稱為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  
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為太子中庶子  
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  
恭子份從孫克或之魯孫也祖績齊太常父雋不慧位  
止建安太守克美容貌善容止歷位司徒右長史尚書  
僕射臺城陷仕侯景為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  
梁王僧辯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  
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  
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  
百世鄉族便是一朝三鼎墜克後仕陳位尚書右僕射份  
弟通勵列在陳史

列傳五十三卷

通志一百四十

卷之五十一

